

李劫人选集

第三卷

天

魔

舞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17.2
30
4:3



李劫人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成都

A 8525.01

责任编辑：李定周
封面设计：陈世五

李劫人选集 第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5 插页7 字数254千
1981年8月第一版 198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900册

书号：10118·437 定价：精装2.10元



一九六〇年三月下旬摄于北京前门饭店

父親因為捐官把積蓄同完母親又去工母親又重病了幾月兩次我在南昌的一年 過得最苦不能回建我的衣服
都運了當鋪拿不^①回終末同^②保運維父親教育考上僑等博覽我的雙子做故記得父親得了一個小差車橋回家局
到梧州廣東御縣當時全家積蓄已用而無一剩^③之香 東原^④在一年父親又回梧州府在^⑤衙門任職於是甲同時兼了新
創辦的醫字堂醫藥收入每月有三百多兩做子^⑥培培壯壯我也才進到梧州府官立小學堂已班讀書讀了兩年梧州
同本即同父親又送我^⑦去學^⑧才三個月父親就病死了父親得病甲一歲我才十四歲父親死時家裏上條兩塊洋
做一切棺^⑨由那時梧州府知府^⑩人王^⑪做幫助 父親死後一切事務^⑫由我在我的教上^⑬回^⑭甲^⑮看^⑯故^⑰以^⑱步^⑲所^⑳外
南昌我同鄉^㉑做^㉒回^㉓家^㉔住^㉕求^㉖接^㉗了^㉘幾^㉙月^㉚親^㉛戚^㉜的^㉝後^㉞助^㉟才^㊱得^㊲一^㊳隻^㊴未^㊵能^㊶借^㊷同^㊸高^㊹母^㊺扶^㊻着^㊼父^㊽親^㊾靈^㊿柩^①回^②經
州河岸^③放^④行^⑤不^⑥年^⑦又在^⑧九^⑨江^⑩遇^⑪風^⑫未^⑬能^⑭離^⑮險^⑯深^⑰了^⑱人^⑲和^⑳靈^㉑柩^㉒救^㉓起^㉔外^㉕一^㉖所^㉗以^㉘新^㉙不^㉚和^㉛父^㉜親^㉝被^㉞葬^㉟的^㊱許^㊲者^㊳一^㊴積^㊵金^㊶全^㊷都^㊸被^㊹焚^㊺又^㊻得
形^①在^②州^③此^④行^⑤就^⑥成^⑦習^⑧財^⑨才^⑩又^⑪接^⑫乘^⑬船^⑭到^⑮宜^⑯昌^⑰改^⑱乘^⑲木^㉑船^㉒一^㉓直^㉔回^㉕到^㉖成^㉗都^㉘ 這^㉙時^㉚家^㉛裏^㉜只^㉝有^㉞曾^㉟被^㊱在^㊲祖^㊳母^㊴亦^㊵病^㊶世^㊷三代^㊸家^㊹傳
而^①數^②哩^③又^④無^⑤兄^⑥弟^⑦唯^⑧孤^⑨孤^⑩伯^⑪叔^⑫其^⑬甚^⑭矣^⑮又^⑯一^⑰子^⑱孫^⑲子^㉑全^㉒家^㉓生^㉔活^㉕只^㉖依^㉗賴^㉘母^㉙祖^㉚父^㉛教^㉜育^㉝所^㉞保^㉟的^㊱三^㊲百^㊳兩^㊴銀^㊵子^㊶和^㊷祖^㊸母^㊹妹^㊺弟
幫助^①她^②的^③二^④百^⑤兩^⑥銀^⑦子^⑧在^⑨一^⑩年^⑪高^⑫稅^⑬生^⑭息^⑮每^⑯月^⑰收^⑱全^⑲五^㉑兩^㉒六^㉓錢^㉔不^㉕久^㉖又^㉗遇^㉘法^㉙稅^㉚我^㉛家^㉜多^㉝年^㉞未^㉟收^㊱的^㊲一^㊳程^㊴銀^㊵子
致^①險^②的^③銀^④子^⑤你^⑥看^⑦九^⑧的^⑨子^⑩放^⑪去^⑫未^⑬由^⑭祖^⑮母^⑯製^⑰作^⑱為^⑲信^㉑不^㉒到^㉓三^㉔月^㉕我^㉖也^㉗回^㉘家^㉙有^㉚七^㉛歲^㉜勤^㉝行^㉞冷^㉟相^㊱道^㊲錢^㊳也^㊴交^㊵需^㊶生^㊷活^㊸費用
為^①法^②是^③王^④廷^⑤所^⑥為^⑦未^⑧把^⑨祖^⑩母^⑪身^⑫份^⑬所^⑭需^⑮的^⑯東^⑰西^⑱了^㉑一^㉒程^㉓添^㉔補^㉕那^㉖時^㉗她^㉘已^㉙年^㉚近^㉛九^㉜十^㉝ 剛^㉞此^㉟就^㊱成^㊲每^㊳年^㊴幫^㊵助^㊶幾^㊷十^㊸元^㊹銀^㊺子^㊻我
因此^①才^②快^③考^④進^⑤四^⑥高^⑦年^⑧學^⑨堂^⑩所^⑪屬^⑫中^⑬學^⑭去^⑮讀^⑯書^⑰那^⑱時^㉑我^㉒已^㉓十^㉔六^㉕歲^㉖了 這^㉗時^㉘中^㉙學^㉚已^㉛停^㉜止^㉝學^㉞業^㉟ 讀^㊱中^㊲學^㊳就^㊴看^㊵教^㊶育^㊷民

一九五六年作者寫《自傳》的手迹

出版说明

本卷收入已故老作家李劫人同志继《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之后创作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天魔舞》。这部作品从1947年5月9日起旋写旋在成都《新民报》上连载，于1948年3月18日刊毕。解放后，作者拟于重写，终因不幸病逝，未能完成。现在第一次编辑出版这部著作，除个别地方有改动外，均照原稿排印。

目 次

第 一 章	躲警报的一群·····	1
第 二 章	野餐·····	17
第 三 章	农人家·····	30
第 四 章	意料中的灾害·····	42
第 五 章	“归兮山庄”·····	54
第 六 章	一夕话·····	68
第 七 章	八达号·····	85
第 八 章	幽静的院落·····	98
第 九 章	一顿便饭·····	109
第 十 章	一个多事的下午·····	125
第 十 一 章	问题·····问题·····问题·····	139
第 十 二 章	大问题是这样发生的·····	151
第 十 三 章	问题全解决了·····	164

第十四章	夜袭	180
第十五章	是先兆吗?	196
第十六章	回忆(一)	213
第十七章	回忆(二)	230
第十八章	回忆(三)	247
第十九章	到飞机场路上	265
第二十章	远征的前夕	280
第二十一章	又一个意料中的灾害	294
第二十二章	喜筵	306
第二十三章	失踪与复踪	320
第二十四章	蜜月中互卖劝世文	335
第二十五章	少城公园	352
第二十六章	改行第一步	366
第二十七章	八达号的“吉日”	380
第二十八章	锦绣前程	398
第二十九章	“鸟倦飞而知还”	413

第一章 躲警报的一群

四十八架涂有红膏药商标的轰炸机已经掉头向东方飞去，被九十六具马达在湛蓝长空中扰动的热浪已慢慢静止下来。向天上望去，那渐飞渐远小得类似蜻蜓的黑影，好象并未遗留下半丝痕迹，悠悠然的几朵白云还不是那么悠悠然！

一条甚为偏僻的水沟，曲曲折折的打从一片丘陵起伏的地带上穿过；沟的两边都是枝叶茂密的桤树，树下不到两尺宽的泥沙土，再外便是水稻田了。

在十来丈外，你断猜不到平日连狗都不要来的水沟边，此刻竟蹲的坐的站的躺卧在泥沙地上的公然有十多个人，而且男女老少全有，工商学绅也全备。

当飞机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盘旋着象一群老鹰时，这十多个人恰也象躲避利爪的鸡雏、心脏是那樣的跳动，神经是那樣的紧张，每一双眼睛都亮得象宝石，每一对宝石都将其冷森森的光芒，从枝叶隙间射出去，一闪也不闪的随着那老鹰的踪影而移动。

左近的高射炮发威了，砰呀匐的咆哮着，响声确乎震耳。令人一面感到抵抗的力量不但真的在长大，而且与过去几年比起来，还真的长大得很快。过去几年中，这周遭十多方里内，令人想听一声高射炮响也不可能。不过，那打在空中，变成朵朵云花的炮弹数目并不甚多，而且好象并不如飞机那么高，这又令人一面感到我们的家伙还是不行，并不如报纸所载欧洲战场的高射炮动辄构成一片火网，把敌人飞机打得落花流水样的那么威武、那么有效力；倒不如简直没有，简直象过去几年中，到处静悄悄的，还免得多一样增加恐怖气氛的声音。

本来，当马达轰轰隆隆越响越近之际，整个大地好象全死僵了；人们也需要这样的静，仿佛有了绝对的静，才经得住炸弹的杀伤。甚至连桤树上的鸣蝉，人们都要丢些石头土块去勒令它噤声。一个出世不过十五个月的小儿，大概被地上的大蚂蚁叮了一口，忽然啼哭起来。于是好几双眼睛都恶狠狠地射过去。年轻的妈妈，如同犯罪样，连忙把小儿揽在怀里，一面拍着诳着，一面解开旗袍钮扣、汗衣钮扣，当着陌生人的眼睛，把那白馥馥的奶房扯出来；而在旁边蹲坐着的那个当爹爹的男子，油然眉头紧皱，摆出一面孔的不自在。

飞机在高空兜了几个大圈子，好象找到了要轰炸的目标，直向北方飞去后，那光是发威而看不见丝毫效果的高射炮才寂然了。桤树荫下恐怖的感情，也才随之松弛下来。

一对偎坐在逼近流水边上的少年男女，首先就是几声清脆的哈哈。

靠树身坐着一个约有六十年纪的老头儿，把一根象牙嘴挺粗挺亮的叶子烟杆的白铜斗，向另一根树根上啾啾地敲了几下，似乎表示他的抗议。一个面容和蔼的老妇人，穿一件老式的玉色麻布衫子，那一定是他的老妻、颇为惶惑的把他瞅着、象是尚不明了他抗议的真意，是不该笑吗？还是不该挤坐得那么亲热？

一个十五六岁，扎了两只短发辮的姑娘，则睜起一双大眼，低低说道：“管得人家的，爷爷才是哩！”

北方一阵大响，地面似乎有点动弹；因为相当远，到底不如左近的高射炮那么震耳，那么惊人。

一个在中学校教理化的中年人，登时就站了起来，把两膀向空举起，叫道：“过了关了！”

年轻妈妈也不怕她男子皱眉了，仍然把孩子放在地上，赶快扣上汗衣。正待扣那件标准布旗袍时，才发现一个四十年纪，全身蓝绸汗衣裤，肥头大耳，头发剃得精光的汉子，正眯着一双水泡眼在品评她。

既然当了妈妈，而又生长于如此时代，自然没有害羞的道理；只微微感觉到那涎眉吊眼的样子，未免有点讨厌。但是在跑警报当儿，被人留心关切，总比受冷淡待遇好得多，怎能不摆点好面孔给人呢？她本已脸上一烧，正掉过头去要向她男子说什么，忽又回过脸来，举起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对那好心肠汉子微微的笑了笑。

原来那汉子所关切的才是她的孩子：“地上虫多，孩子放在地上不好。……你太太嫌累，我倒可以代劳抱抱。……”

当爹爹的男子正和两个自己声明是木工身份的人在说话。

“今天不晓得炸的哪里？”

“说不定在城里！”是一个姓卢的说。他穿了件相当象样的毛蓝布中山装，领口敞开，露出一件洗旧了的绿色线背心；下面是赤脚穿了双新黄皮胶底鞋；一顶旧的灰帆布考克帽^①扬在脑后；一口重庆腔，若不说话，你一定会猜是下江逃难来川的，尤其是口里那两颗金牙齿，和不时拿在手上的那只硬木烟斗，以及一盘很旧的带尺。

他的伙计是新繁人，倒是十足的土装束，粗手粗脚，麻耳草鞋，挥着一把纸壳扇，背上还背了一顶土制草帽；头发也是剃得精光，看起来并不象那位留有拿破仑发式的海派木工狡猾。他姓骆。

但是那姓卢的说了之后，却连忙向他请教：“骆哥，你说是不是？”

姓骆的只是唔了一声。

“若是在重庆，我真敢写包票，只要炸弹一落地，我有本事立时立刻就给你说出来是哪处挨炸了。”那姓卢的天生是个爱说话的，还接着说道：“格老子，成都这地方硬不同！”

^① 考克帽，即太阳盔。——编者

象‘七·二七’那天，我在少城红墙巷老文家里。他妈妈的，隔两条街就挨了他妈十来个炸弹！……嗨！那声音才并不凶，跟打闷雷一样。……后来，炸新津飞机场，格老子，你硬不信会是隔了他妈百多里！我在武侯祠那带，……嗨！连窗格子都跟他妈震下来了！……骆哥，你哥子如其到了重庆的话……”

年轻妈妈笑道：“莫劳烦你，娃儿又沉又热，让他凉一凉儿好。”

“听腔口，你太太好象是南路人？”那汉子这样问。

“我们是彭山青龙场……”

“哦！青龙场，那倒是个好地方！”

“你先生去过吗？”

“怎没去过？就是今年，还去过一次，到同益去买碱。……”

“同益曹达厂吗？”

同益曹达厂虽不算大，但牌子很老，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不但青龙场的人提起它来，觉得是桩光荣的事，就是彭山全县人也把它认为是本县地方的新工业之母，虽然就在彭山县城外，近几年还新成立了另一家碱厂，几乎是同益的生冤家死对头。

因此，年轻妈妈才越发同那汉子谈得拢了，俨然将其当做了他乡的故知。

中学教习身边有两个穿麻灰布制服，打着青布绑腿的高中学生。一个很年轻，看来不过才十七岁，高高的、瘦瘦的，

态度很是胆怯。当那抱怨爷爷多事的小姑娘好奇的多看了他几眼时，他已通红了脸，时时低下头去，拿指头在泥沙地上胡划。另一个身材很矮，骨骼粗大，全身肌肉充实得象一条小牯牛，大脑袋上也戴了一顶青哗叽的，时下流行的“指天恨地”式的制帽，虽然崭新，不仅汗已浸透，而且显得一张面孔更大更糙更老。整个说来，实实不大象一个读中学的学生。据他投考的初中毕业凭照上算来，应该是十九岁，但是天知道他的真实年龄，一般同学都唤之为老大哥，似乎连这位已有资历的理化教习也未必就长了他好多。

他是江油人，是今年春季才上省投考进了一个高级中学。同学们都知道真个考的话，他再读三年初中，也未必有考取的希望；英文、数学几乎是零分，已经读到第二学期了，似乎还没有入门；国文哩，还好，能够写出百多字的文言文，工架还老练，别字也不多，只是不会作语体文，而其所以能够考取上者，据说除了得力他这位同乡的理化教习之特别吹嘘外，还得力投拜到军事教官和训育主任两位先生的名下，先作了一个月的私塾弟子之故。

因为世故相当深，不但一般年轻同学都能与之相处得好，不但师长们都能另眼相看，便是小工杂役校警等，也很恭维他，说牛维新先生真大方，会使钱，你就多弄他吊儿八百，他也满不在乎。

其实他脾气也真好。老实说，简直就叫没脾气。凭你怎么惹他欺他，他总是笑嘻嘻的让你，有时还假装不晓得。谁

也知道他气力极大，还能够打几拳，有人说，七八条大汉未必打他得倒，可是谁也敢于揍他几拳，相信他不会还手。

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果真如人们猜的：是个犯了事的乡长吗？是个通过匪的袍哥吗？是办过小学而再求深造的绅粮吗？全没有人知道，除了他同乡，这位理化教习白知时一人外。

姓卢的木工始终说不到本题，即是说今天的敌机轰炸了哪里。姓骆的木工老不开口。而那个当爹爹的人乃转而请教到白知时：“你先生可晓得炸的是哪里？”

那个穿老式玉色麻布衫子，一味念佛号喊菩萨保佑的老太太，忽然接口说道：“明天报上总有。”

白知时把顶旧棕绿草帽当扇子扇着，哈哈一笑道：“报上有吗？”

当爹爹的那人问：“敌机硬投了弹，全城几十万人跑了半天警报，千真万确的大事情，难道不载？”

“我并没说报上不载……牛维新，你说哩。”

牛维新先拿眼把众人一扫，然后很正经地回说道：“我听得清清楚楚，先生并没说过报上不登载的话。”

“唉！你不明白我的语意。”他习惯了在讲堂上的动作和口吻：“黄敬旃，你说。”

黄敬旃还在地上胡划。抬起头来，又拿手把那顶“指天恨地”的制帽一掀，迟迟疑疑地道：“先生说的是……是……”

好象那小姑娘噗哧一笑。

黄敬旃的脸又红了，怯生生的眼睛一瞬，急忙道：“哦！我明白了！……”可是说不下去，连眉毛骨都红了。

老太爷把叶子烟杆在地上一顿，微笑道：“这位先生的意思，想是说，报上一定不会登得很清楚的？……”

“是呀！永远是敌机窜入市空，我方早有准备，敌机被我方密集高射炮火射击，不敢久留，仓皇投弹而逃，弹落荒郊，我方毫无损失！……永远是这机械的八股新闻。你们说，能确实知道炸的哪里？我们到底损失了些啥？到底死伤了人没有？敌机飞临成都市空，从宜昌以上的人，大半都晓得，是不用说的。弹落荒郊，毫无损失，这只好骗我们自己。其实，永远骗下去，又何曾骗得倒呢？说是骗日本人吗？更笑话了！”

当爹爹的那人乐得跳了起来道：“着！……着！……你先生快人快语，我也常是这样怀疑。比如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明明闷死了三千多人，第二天中午，有人听见日本广播，早已把确数报出了，我们的报纸却说只闷死了七百多人，有的还三翻四复地说，七百人中还有多数自己缓过气来走了。真是只好骗鬼！你先生没见那景象才惨哩！……”

“你先生那时在重庆吗？”姓卢的木工兴奋地说：“唉！说起来，我还几乎在数哩！……”

年轻妈妈忽然叫了起来道：“请你莫说罢！我的先生不也几乎在数吗？那时莫把我焦死了！好容易才把他找回来，

如今想起，还会打抖，真是亏了天王老爷有眼睛！……”

她连忙把孩子重新揽在怀里，并拿脸去搵着那红冬冬的小腮巴，非常母爱地说道：“乖儿，乖儿，……我的乖乖！……哪能有你哩！……”

和她搭白的那个又黄又胖的汉子，却木木然地说道：“这有啥！乱离年间的性命，哪个不是捡着的？除非你是委员长！……这惨案虽是听见说过，到底不如身临其境的说得真概，你两位说说看。”

年轻妈妈仍然叫喊道：“莫说呀……难为你们！”

老太太也道：“当真不要说。那样凄惨的事。……阿弥陀佛，人心都是肉做的！听一回已经够了。阿弥陀佛，……哪里还去找地狱！”

白教习把右手一挥道：“在目前的境地，的确不好再说，何况太太们的神经已是受过刺激了的。我们还是来讨论本题：今天到底炸的哪里？”

姓卢的木工接着说道：“自然在北方。骆哥，你说是不是？”

“在北方，那何消说。我们要确实晓得的，到底在北门城外吗，还是在城里？”

老头子道：“这颇难说！几十架飞机，投的炸弹一定多。远哩，地面都有点震动，不甚远哩，声音又不很大。”

姓卢的木工又抢着说：“声音大，倒不一定很近，‘七·二七’那天……”